

盛宠太子妃

瑾瑜 著

壹

「不要急。等你将来遇上命中注定的那个人，你自然就明白了。」
当说到「命中注定的那个人」，你脑海里浮现了谁，
又为谁嘴角忍不住浮现出温柔的笑意？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盛 宠 太 妃

壹

瑾瑜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盛宠太子妃

顾蕴这一生，黄连镀了金。

她挺过来了，却也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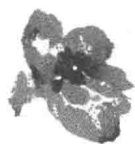
如今，她回来了，带着两世为人的智慧，

逆境重生，凤凰涅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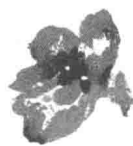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一回	初次相遇	001
第二回	英雄救美	031
第三回	客栈开张	058
第四回	施以援手	084
第五回	又近一步	109
第六回	初定亲事	132
第七回	患得患失	159
第八回	远行扬州	182
第九回	五年之约	208
第十回	太子殿下	234



第十一回	反间之计	259
第十二回	太子大婚	285
第十三回	新婚宴尔	310
第十四回	出宫探亲	336
第十五回	受封河督	363
第十六回	高风亮节	391
第十七回	美人有毒	418
第十八回	将计就计	445
第十九回	夫妻同心	471
第二十回	三皇子之死	498



第二十一回	怀孕保胎	525
第二十二回	兄弟之间	551
第二十三回	舍他其谁	578
第二十四回	万众归心	603
第二十五回	一波未平	629
第二十六回	嫡子降生	654
第二十七回	针锋相对	680
第二十八回	永嘉之乱	707
第二十九回	四皇子之死	732
第三十回	六宫无妃	757
番外	愿如梁上燕，岁岁常相伴	783

初次相遇

第一回

阳春四月，草长莺飞，万物复苏。

盛京城外的官道上，一辆表面看起来不甚起眼的马车正缓缓路过。但只要稍微懂行的人便知道，这样的黑漆平头马车只有三品以上有实权的大臣及其家眷才有资格用，更不必说马车还被一群膀大腰圆、一看便知是练家子的护院团团护着了，显然，马车里坐的人不是达官显贵本人便是其家眷。

迎面而来的人们出于对权贵本能的敬畏，远远地便已识相地避在了路旁，待马车扬起一片尘土驶远后，才指指点点起来：“一看就知道是去报恩寺上香的！”

“指不定是哪家的夫人、奶奶去求子也未可知！”

……

马车里坐的却不是人们猜测的哪家的夫人、奶奶，而是显阳侯府的四小姐顾蕴，自然顾蕴去报恩寺也不可能是为了求子，而是去给母亲做去世六周年的法事。

不知不觉，母亲已去世快六年了，但只要一想到母亲，她便由衷地觉得温暖与柔软，所以自去年起，她便暗自起了誓，以后每逢母亲周年，她都要去城外的报恩寺给母亲做法事，以寄哀思。

今年正是第二年。

马车一摇一晃的，摇得顾蕴渐渐昏昏欲睡起来，她索性撩开车帘，欣赏起沿途的景色来。

如今虽已是春末夏初，什么桃花儿李花儿杏花儿都开谢了，漫山遍野的各式不知名的野花儿却正恣意绽放着，红红白白黄黄，衬着大片大片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色，让顾蕴精神一振之余，心情也渐渐轻松起来。

顾蕴看窗外的景色看得累了，遂靠着锦瑟，打起盹儿来。

等她一觉醒来，报恩寺也到了。

早有知客僧迎在了山门外，一见顾蕴下车，便迎了上来，双手合十笑道：“一年不见，小檀越又长高了好些，真是可喜可贺。”

顾蕴笑着还了礼：“了然师傅别来无恙？”

去年她来报恩寺便是了然接待的她，了然为人实诚而不失圆滑，顾蕴对其颇有好感。

两人寒暄了几句，了然便引着顾蕴主仆一行先去大雄宝殿给菩萨上了香，然后才引着她们去了后面的客院，也是去年顾蕴住过的，如今也算是故地重游了。

了然将人送到，因满屋子都是女眷，他不好多待，说了句：“斋饭很快就送到，请小檀越稍等片刻。”便行礼告退了。

丫鬟锦瑟与暗香便熟门熟路地开始整理起箱笼，布置起屋子来，顾蕴则吩咐贴身嬷嬷之一的刘婆子：“出去传话给常护卫，说我已安顿好了，让他们吃了斋饭便回府去吧，等七日后再来接我即可。锦瑟，取二十两银票给刘妈妈带给常护卫，就说是我请他们喝茶的。”

常护卫是显阳侯府的护院之首，本来顾蕴是不想这么兴师动众的，她身边有会武的刘婆子和卓婆子，足以自保了，但大伯父顾准与大伯母祁夫人都不放心，定要派人护送她来，她却不过他们的好意，只得由着他们安排了。

“是，小姐。”刘婆子应声接了银票，转身自去了。

一时斋饭送到，刘婆子也回来了，因早过了饭点，顾蕴也不让锦瑟几个讲什么主仆之分尊卑有别了，命大家一道坐下吃起来。

次日一早，顾蕴便去了前面大雄宝殿的偏殿，里面早供好了她母亲平氏的牌位。顾蕴进去后，早早候着的七七四十九位和尚便开始齐摇铃杵、诵经礼忏地做起法事来。

顾蕴径自行至当中的蒲团跪下，对着母亲的牌位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头，又上了香，便在一阵阵的梵音中，双手合十默默祷告起来。

法事一连做了七日，顾蕴便也早起晚睡了七日，又因报恩寺的斋饭再好吃那也是斋饭，所以等到法事终于做完时，顾蕴眼睑下满是青影，人也明显瘦了一圈儿。

锦瑟在回客院的路上便忍不住心疼道：“小姐瘦了好些，等回去后，可得让如嬷嬷好生给您补补才是。”

顾蕴人虽累，精神却还好，闻言笑道：“哪有你所说的那般严重，不过就是连日来少睡所以瞧着有些憔悴罢了，回去歇息两日也就好了。对了，我先前让你给刘妈妈、卓妈妈，让她们拿去买些馒头来散给寺外那些无家可归的乞儿们的一百两银子，你已给她们了吗？”

“早给了。”锦瑟道，“算着时辰，两位妈妈指不定已快散完馒头回来了。”

顾蕴点头：“那就好。”她自问不是什么良善之辈，只是若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一下别人，她还是极愿意的，就当是为九泉之下的母亲和外祖母、舅舅一家积福了。

想起外祖母和舅舅们，顾蕴心里一暖，道：“往年我都是过了母亲的周年才去保定，等月底我忽然出现在外祖母和舅舅们面前时，他们还不定怎生高兴呢！”

自五年前顾蕴的继母、在全盛京都有名的“将门虎女”周望桂进门后，父亲的姨娘、同时也是他的姑表表妹的彭氏自不必说，再没过过一天好日子，就连祖母彭太夫人和父亲顾冲，都被这个悍妇弄得焦头烂额，悔不当初。

顾蕴大仇得报、乐得轻松之余，日日看好戏也总有看腻的时候。等到孝期一

满，她便给二舅舅去信，让他打发了人来接她去保定小住。已经一连去过两年了，都是五月底六月初去的。

此番却是因顾蕴惦记着今年便是前世大伯父顾准和堂弟顾韬相继出事的年头了，若她等到与往年差不多的时间再去保定，万一赶不及回京，岂非就不能挽狂澜，只能让父亲再如前世那般，成为新任的显阳侯了？那是顾蕴宁愿再死一次，也绝不愿看见之事。

所以她才会选择了在四月便提前来报恩寺给母亲做法事。法事做完便动身去保定，既给外祖母和舅舅们一个意外惊喜，也能保证至多七月初，她便可以返回盛京。

锦瑟笑道：“老太太与几位老爷、太太一定会很高兴的，三位小姐也一定开心得不得了。”

主仆两个且走且说，很快便回了客居的小院。果然刘婆子与卓婆子已经回来了，说起方才寺外那些乞儿的感激，二人满脸的与有荣焉：“小姐，他们都说您定是天上的九天仙女下凡呢，还说您如此好心，一定会有好报的。”

顾蕴淡淡一笑。好报什么的，她打上辈子便不信了，不过她也不打算否定那些人的善意，就点头道：“两位妈妈辛苦了，且下去歇着罢。”

第二日临走前，顾蕴给报恩寺捐了三百两银子的功德钱、二百两银子的香火钱。

报恩寺虽香火鼎盛，这也算是大手笔了。何况在顾蕴来之前，显阳侯府公中已送了三两银子来。了然十分高兴地谢过了，然后送了顾蕴一行去山门外上车，直瞧着顾蕴的马车被一众护院护送着驶远了后，才折了回去。

在寺中这几日，连顾蕴都没吃好睡好，何况锦瑟等，是以马车才启动不一会儿，主仆五人便都忍不住打起盹儿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迷迷糊糊中，马车却忽然停了下来。

刘婆子与卓婆子练武之人警惕性高，立时便醒了过来。刘婆子因忙撩起车帘问外面的车夫：“出什么事了？”

车夫正要答话，常护卫策马走了过来，沉声说道：“惊着四小姐了吗？是前面路上倒着两个人，看起来似是受了重伤。属下这便让人去将他们挪开，请四小姐稍等片刻。”

彼时顾蕴也已醒过来了，闻言道：“我稍等一会儿无妨的，有劳常护卫。”

刘婆子便放下了车帘。相继醒过来的锦瑟与暗香则忙着给顾蕴斟茶，见顾蕴头发有些乱了，又忙帮着整理了一回。

常护卫的声音再次从车外来：“四小姐，那两人伤得很重，不过意识还算清醒，说是他们遇上了劫道的，不但将他们的随身物品一抢而空，还砍伤了他们。他们强撑着爬了几里地都没遇上人，好容易遇见我们，求我们能捎他们一程。等进了京城，他们就自有人接应了。属下不敢擅自做主，还请四小姐示下。”

京畿重地，天子脚下，朗朗乾坤，会有劫匪？

顾蕴嗤之以鼻，第一反应便是想到，莫不是有人想对自己不利？

但转念一想，这辈子至今恨自己的人就那么几个，不外乎祖母与彭氏。且不说她们如今自顾不暇，就算她们有那个心，也还得有那个能力。

六年前，被她“童言无忌”地嚷破彭氏与父亲未婚苟且、珠胎暗结的丑事后，祖母便在外祖母和舅舅、舅母们的逼迫下，同意父亲纳了彭氏做小妾，还赔了她五万两银子。祖母出身本就不高，家里亦不富裕，否则当年也不会嫁给祖父做填房了。五万两银子已是她能拿得出来的极限，所以元气大伤至今都未恢复，又哪来的银子买凶杀人。何况外祖母当年可是与她有言在先的，谅她也不敢有那个心。

那便真有可能是意外了。

不过不管是不是只是一桩意外，顾蕴都不打算救那二人。她可以施舍乞儿们馒头，因为知道那不会给自己惹来麻烦，却绝不会明知有麻烦还傻傻地惹火上身，说到底，她只是个伪善的人而已！

“常护卫，你既说那两人伤得极重，自然不能与你们一道骑马，可我也不能将我的马车让出来给他们。你倒是说说，我们要怎么捎他们进京去？”顾蕴冷声

说道。

她以为自己已经说得很明白，不想常护卫却没有离去，而是迟疑着继续道：

“属下明白四小姐的意思，只是那两人说，若我们不捎他们一程，他们就趴在路中央不走了，看我们到底敢不敢从他们身上踏过去……属下一开始以为是遇上了泼皮，可那两人身上的衣料都属上乘，气度也不一般，属下怕硬碰硬惹上了什么不该惹的人，所以……”

顾蕴这才明白常护卫为何会迟疑。她刚才还在想，作为护院之首，常护卫见多识广，偏这样一件小事，他却反要来征求她的意见。她虽是主子，到底年纪尚幼，常护卫这不是摆明了为难她吗？

没想会是这样一个情况，也不怪常护卫犹疑。京城最不缺的便是达官贵人，对方又公然耍起无赖来，若动了手，对方真是无赖便罢，若不是，真得罪了人，回头追究起来，自己一个小小护院可担当不起。

顾蕴不由冷笑：“就算对方是不该惹的人又如何，他们这样挡别人的路，逼着别人做不愿意做的事，难道就有理了？你去告诉他们，我们帮不了他们，请他们让开，若他们执意不放开，就别怪我们从他们身上踏过去了，让他们自己看着办！”

想威胁她，只可惜两世以来，她最恨的就是别人威胁自己，而她也从不是被吓大的！

常护卫闻言，暗自松了一口气。

他今日出门带了十个人，自然不惧对方区区两个人，何况还是受了重伤的，他只是担心惹上不该惹的人，回头被侯爷责怪罢了。想着府里的仆妇们私底下老是说四小姐怎样怎样厉害，又怎样得侯爷和夫人看重，便起了心思，先请示一下四小姐。不管四小姐怎么说，回头出了事，他也只是一个执行命令的人而已。

当下常护卫便又去与那两个人交涉。

二人却仍呈大字形趴在地上不动，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竟把常护卫的话当了耳旁风，只说要见他的主子，当面求他的主子。

常护卫没办法了，只得又过来请示顾蕴：“……要不，许他们一些银子？”

顾蕴勾了勾唇角，没有说话，只是撩起车帘往地上看去。

就见两丈开外的地上果然趴了两个人，衣裳倒的确是好料子，只是破破烂烂的，好几处甚至能看见下面狰狞的伤口，有些已经暂时凝固了，有些还是往外渗着血，的确伤得不轻。

顾蕴正要移开视线，两人中的一个忽然抬起了头来，与顾蕴的视线撞了个正着。

他的脸上满是尘土与血迹，让顾蕴看不出他本来的面目，但一双眼睛却如千年寒冰一般，深邃幽静，黑沉沉的让人看不清楚底下到底有什么。

但一接触到顾蕴的视线，他眼里的寒冰便立时消融了，变得如沐春风起来，有些气力不济地向顾蕴扬声道：“这位小姐，在下的确是走投无路了，才会出此下策，还请您通融一二，他日但有机会，一定加倍报答！”

声音清越，如泉水叮咚般，十分地好听。

这倒是有些出乎意料，她本来以为对方能做出这般无赖泼皮的事来，必定是个老油条，没想到听声音却是个少年。

不过若仅仅因为一时好感顾蕴便能容忍他威胁自己了，那顾蕴也不是顾蕴了。

她笑着看了对方一眼，却一句话都没说便放下了帘子，然后冷声吩咐车夫：“这两个人既不肯让开，那便从他们身上踏过去，不管是残了还是死了，都算我的，你只管踏过去！”

车夫闻言，吓了一跳。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下意识去看常护卫。

却见常护卫也一副以为自己耳朵出错了的样子。

偏耳边又传来顾蕴冷冷的声音：“怎么还不动，是不是我使唤不动你了？还是你嫌显阳侯府的饭碗太沉，想换一家的饭碗端了？”

车夫不敢犹豫了，“驾”的一声一扬马鞭便往前驶去。眼见马儿就快要踩上地下的两个人了，车夫忙闭了眼睛不敢再看。

然而预料中的阻碍却不存在一般，预料中的惨叫也没有响起，马车就那样畅通无阻地驶了过去，一眨眼的工夫，已经在十丈开外了。

车夫忙睁开眼睛四下一看，却见方才还趴在路上一动不动、嘴里叫嚣着不带他们走便不让开的那两个人，不知何时已滚到了路边，其中一个正低声问着另一个什么。车夫方暗暗松了一口气。

顾蕴透过车窗看得分明。一开始地上那两人还以为她不会真的任车夫从他们身上压过去，等到马车离他们已在咫尺之间了，方才与她对视了一眼的那个少年当机立断，抱起自己的同伙便往旁边一滚，险险避过了马车。

她忍不住冷笑起来。她早知道这两个人不可能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不过只是在与他们比谁更狠谁更能豁出去而已。事实再次证明，果然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

顾蕴撩开车帘冷冷看向一旁的常护卫，常护卫还有些目瞪口呆，但感受到了顾蕴的目光，忙回过了神来。

顾蕴只是冷冷看着他，也不说话，直看得他头皮发麻、汗湿后背后，才淡淡说了一句：“走吧，不然回府该迟了！”放下了车帘。

常护卫这才如蒙大赦般长出了一口气，抬手擦了擦额角的汗珠。

听说四小姐不是才十来岁的年纪吗，那目光怎么会比侯爷盛怒时还要威严，还要有压迫力？也难怪府里的仆妇们私下提起四小姐都颇忌惮了。

也怪自己太托大了，一开始竟没将四小姐放在眼里，常护卫心里后怕着，行动上却是不敢再有半点怠慢，忙招呼自己的人跟上，团团护着顾蕴的马车，很快便消失在了官道的拐弯处。

犹躺在地上的那两个人中，方才与顾蕴对视过的那个少年没好气地问自己同伴：“没听见我问你死得了死不了吗？若是死不了，就给我滚起来，我们自己往京城走。我就不信，不过几十里地，还真能死人了！”

一边说，一边已强撑着自地上站了起来，脚步虽有些虚浮，看起来倒也不像有性命之忧。

他的同伴闻言，却是有气无力地苦笑道：“我的爷，您当人人都似您一样，从小练就了百毒不侵？我这不是实在动不了吗，不然干吗出此下策，当起泼皮无赖

来？谁知道偏就这么一回，就踢到了铁板，也真是有够倒霉的！不过话说回来，方才那小妞也真是有够狠的，也不知是哪家的小姐。昨儿在报恩寺时，明明也挺好心的，竟舍得出一百两银子给寺外的乞儿们买馒头吃……我今儿可算是知道什么叫做表里不一，什么又叫做最毒妇人心了！”

顿了顿，又道：“不对，不应该叫做最毒妇人心，应该说长得越漂亮的女人，心就越狠。昨儿乍见那小妞时，我还想着，才这么小呢，就已经这般漂亮了，待再大上几岁后，不更得艳冠群芳？宫……家里那群人算什么，差她可差远了，谁知道……”

“既然你还能说这么多废话，可见还死不了！”那少年见他一啰唆起来就没完，越发没好气地打断了他，“那就给我滚起来！我方才真是脑子被驴踢了，才会听你的，如今可好，脸都丢光了！”

骂着同伴的同时，却忍不住顺着他的话想起来，真是，他活了这么大，还真没见过像方才那小妞那般狠的小姑娘。明明昨儿在报恩寺无意见到她时，瞧着就一副柔柔弱弱的样子，还自掏腰包给乞儿们买馒头吃，若不然他也不会权衡了一番后，由着同伴胡闹了。谁知道，他们竟然看走了眼！

他的同伴还是啰唆着：“到底是哪家的小姐？到底是怎样的父母，才能养出这样的女儿来？她最好祈祷以后不撞在我手里！”

少年已懒得再听他废话，毫不留情地拖起他一只手臂，用尽全力往旁边的树林里拖去。早知如此，他方才真不该听他的，有方才耽搁的时间，都足够他在林中找到暂时压制他体内毒性、给伤口止血的草药，足够让他们撑着回到京城了！

不过，方才他曾恍惚看见那丫头坐的马车的侧面，好像印有一个小小的“顾”字字样，如果他没猜错，那丫头应当是显阳侯府的人。只是显阳侯顾准一向沉稳又不失圆滑，与谁都不特别交好，等闲也不得罪人的，怎么会养出这样一个女儿来？

顾蕴自然不知道他们一行离开后，这两个人还对自己评价猜测了一番。回府以后，她除了在下车时又冷冷看了常护卫一眼，待进了垂花门，便已然将这件事抛到

了脑后。

顾蕴先去朝晖堂见了大伯母、显阳侯府的当家主母祁夫人，又去见了彭太夫人和周望桂，这才回到饮绿轩。待洗了澡换了衣裳，坐到临窗的榻上用自己用惯了的霁红茶盅喝了一杯茶后，才终于有了回家的感觉。

偌大一个显阳侯府，在她看来，也就只有饮绿轩才是自己的家。其他地方，即便是向来待她极好的大伯父和大伯母的朝晖堂，也不会让她产生一丁点儿类似家的感觉。

顾蕴在府里休整了几日，便让如嬷嬷领着锦瑟几个收拾起箱笼来，打算再休整两三日，便出发去保定，正好可以赶上与外祖母、舅舅们一道过端午节。

她的二堂姐顾苒听说她又要出门，而且一去就是几个月，又是不舍又是羡慕，一个劲儿地嘟哝道：“我要是能随你一块儿去该多好，一定很好玩儿……”

祁夫人哭笑不得：“你呀，成日里就只想着玩儿，你四妹妹是去探望外祖母和舅舅们的。明明你四妹妹还比你小两岁，可我看着她，却总会觉得她才是姐姐。”

大堂姐顾菁笑着接道：“二妹妹与四妹妹差不多高矮，四妹妹又是一等一沉稳的性子，不知道的见了，可不要以为四妹妹才是姐姐？”

娘们儿几个正闲话着，有丫头进来屈膝禀道：“大夫人，外面来了位年轻公子，说是大夫人娘家的外甥，沈家的子弟，大夫人可要……”

话没说完，祁夫人已满脸惊喜地站了起来：“定是腾哥儿到了！我算着日子，原以为他只怕得端午前后才能到呢，没想今儿便到了，快请进来！”

青阳沈家，顾蕴自然听说过，系江南一带传承数百年的望族，历代都有出仕的，现如今虽没有身居高位者，族中子弟出众的却不知凡几。只是——上一世根本没有这一出啊？

顾蕴想着，忽然又想到，上一世大伯父与顾韬出事都是在今年，也许上一世这位沈家公子也定了要来国子监求学的，只是还没来得及进京，大伯父与顾韬便出了事，他自然也就不方便再住进显阳侯府了。

很快便有婆子引了个着月白色直裰的少年进来，这少年生得眉清目秀的，浑